

路德的改教发现：因信称义

赵炜蓉

摘要：路德从他的修道院苦修经历以及当时天主教会的圣礼中所体现出的腐败和外在华浮，看到当时的天主教并没有解决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人如何能继续站在上帝面前，即人因为什么能够称义的问题。因信称义的教义被看作是路德全部神学的基石和衡量的标准，是“照亮上帝圣教会的太阳”⁽¹⁾，关系到整个教会的兴衰。本文梳理了路德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以及因信称义教义的五个神学来源，对“信”和“称义”的本质属性以及“信”与“称义”的关系进行阐释，意图运用目前较新的文献资料对路德因信称义这一核心教义作较为全面深入的解读和分析。

关键词：路德、因信称义、《罗马书》、信、恩典

作者：赵炜蓉 复旦大学宗教学博士；Email:15110160024@fudan.edu.cn；电话：13671563878

引言

中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常常对德国人的宗教虔诚的情感感到奇怪，德国人渴望赎罪的心情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们建造了无数教堂，购买赎罪券，去圣地朝拜，对圣物顶礼膜拜。以15世纪末的圣城科隆为例，有19个教区教堂、22个寺院、12所教会医院和76个修道院。据说科隆每个圣坛每天要做1000多次弥撒。⁽²⁾ 通过弥撒和补赎的圣礼，人们渴求上帝赦免己罪。中世纪末民众心里普遍有着灵性上的不安和内疚，即蒂利希所言的“大量的焦虑”⁽³⁾。

原来如何使一个人的罪蒙赦免只是神学教义的一部分，但在中世纪晚期，罪被认为是每个人身上可见的事情，并且需要以某种公共的和社会的方式加以解决。

在路德身处的时代环境中，对罪的补救方式是向神父忏悔和花钱去买赎罪券。赎罪券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用金钱来赎罪和表达被赦免的感恩，这彻底激起了路德的愤怒。

在其早期生命中，路德经历了痛苦的灵性挣扎和寻求。在埃尔福特的奥古斯丁布莱克修道院，路德运用了所有的苦修手段过着宗教上无可挑剔的生活，以求攻克属罪的肉体，弃绝所有的欲念和隐藏的罪。但无论如何努力祈求上帝的怜悯，其内心仍充满恐惧和焦虑（Anfechtung）⁽⁴⁾。经过对灵性生活的所有尝试和努力，路德发现寻求人的行为和品格与拯救的确定性无关，无论什么样的苦修和善行仍无法确定自己会被拯救——“如何让人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作为一个虚无的、微不足道的罪人，然而上帝还在对他说话”⁽⁵⁾。

(1) 就此请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Baoluo Aertuoyizi [Paul Althaus].《马丁·路德的神学》Mading Lude de Shenxue[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段琦Duan qi、孙善玲 Sun shanling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Yilin Press],1998.第228页。

(2) 就此请参见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Vol. 1, Edinburgh, T.&T Clark, 1906, p.115-116.

(3) 就此请参见蒂利希Dilixi[Paul Tillich].《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Jidujiao sixiangshi:cong qi youtai he xila faduan dao cunzaizhuyi[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From It's Judaic and Hellenistic Origins to Existentialism].尹大贻 Yin Dayi译.北京Beijing：东方出版社 Dongfang chubanshe[Dongfang Press].第2008页。

(4) 笔者按：Anfechtung指心中的疑惑、混乱、恐惧、不安、痛苦和绝望，这是中世纪人由于没有被救赎的确定性而带来的普遍的宗教敏感和不安感，路德由于他的性格和个人经历，感受尤为明显。

(5)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3, edited by Derek R. 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46.

中世纪人灵性上的普遍焦虑，和当时教会的腐化及“宗教生活的世俗化”⁽⁶⁾，使这个拥有“各种极端强烈的基本情感，这些情感不时出现在那些古老而高等的种族的深邃天性中”⁽⁷⁾的人，亦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同时也是最为德意志式的人物”⁽⁸⁾，带领德意志民众进行了一场改变世界的对宗教真实性的“绝对”的探求。

学术界对路德的因信称义教义的研究汗牛充栋。上个世纪以来，被公认为路德研究最重要的学者、德国新教神学家、图宾根大学教授吉哈德·艾柏林 (Gerhard Ebeling, 1912-2001) 出版了一些路德研究的重要著作，包括《信仰的本质》(“The nature of faith”, 1961)、与吉哈德·伯特 (Gerhard Bott) 和波恩德·莫勒 (Bernd Moeller) 合作撰写的《马丁·路德：他在图像和文本中的生命》(“Martin Luther: sein Leben in Bildern und Texten”)、《圣言和信》(“Word and faith”, 1960)。艾柏林提出“信”是路德神学的关键⁽⁹⁾，其神学思想深受路德影响，认为唯有经验造就神学家，基督教信仰以历史的真实的耶稣为根基。

耶鲁大学教授雅罗斯拉夫·帕利坎 (Jaroslav Pelikan) 为《马丁·路德神学的基础文本》(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1989) 撰写了前言部分，非常精彩，并著有《遵循的背叛：路德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实质和新教原则》(Obedient Rebels: Catholic Substance and Protestant Principle in Luther's Reformation, 1964)。

许多学者把路德在去世前一年1545年拉丁文集《前言》中所描述的神学突破——因着对保罗在罗马书1:17上说“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受到启示——直接等同于路德神学中的改教转折。路德这段自我见证的叙述、内容及叙述的时间都强力支持这种观点。华人学者林鸿信(《觉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学精要》)，以及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 (Hans Kung) (《基督教大思想家》) 都持这一观点。

德国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系教授奥斯瓦尔多·拜尔力陈己见，在其书《路德神学：当代解读》的第三章《什么是“福音”？路德神学中中宗教改革意识的肇端》中认为，路德对“福音的”新的理解，即改教意识的肇端始于对“应许”(“promissio”)这个词的新的理解，而不是公认的路德1545年在拉丁前言中回顾对“上帝之义”的发现。拜尔认为，对“上帝的公义”(“iustitia dei”)的发现是区分性的“改教”发现，因为上帝的公义是通过上帝救赎应许的话语宣告出来的，而应许 (promissio) 的话语本身才是建构了救赎的确定性⁽¹⁰⁾。

芬兰学派的曼多马提出对“信”的新理解，“一是‘基督本身就在信之中’(in ipsa fide Christus adest)，二是‘信是神性的创造者’”(fides est creatrix divinitatis)⁽¹¹⁾。他认为在“信”之中，“基督的所有特性都是真

(6) 就此请参见黑格尔Hegeer[Hegel].《哲学史讲演录》Zheueshi jiangyanlu[Lectures on Philosophy] (第四卷) (Disi Juan) [Volume IV]. 贺麟 Helin、王太庆 Wang Taiqing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Commercial Press], 1996.第3页。

(7) 就此请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 Yagebu Aikehate[Jacob Burckhardt].《历史讲稿》Lishi JIanggao[Historische Fragments, 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刘北成 Liu Beicheng、刘研Liu Yan译.北京Beijing：三联书店Salian Shudian[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9.第114页。

(8) 就此情参见海涅Hainie[Heinrich Heine].《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Lun Deguo Zongjiao he Zhenxue de Lishi[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海安 Haian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Commercial Press]·2016.第40页。

(9)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77.

(10) 就此请参见拜尔Baier[Oswald Bayer].《路德神学：当代解读》Lude shenxue: Dangdai Jiedu[Martin Luther's Theology].邓肇明Deng Zaoming译.香港Hongkong：道声出版社Daosheng Chubanshe[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2011.第59页。

(11) 就此请参见曼多马Manduoma[Tuomo Mannermaa].《曼多马著作集：芬兰学派马丁·路德新诠释》Manduoma zhuzuoji: Fenlan Xuepai Mading Lude xinquanshi[The Works of Tuomo Mannermaa as The Father of Finnish School].黄保罗 Huang Baoluo[Paul Huang]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alian Shudian[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8.第5页。

实临在的”⁽¹²⁾·路德神学的核心，即“人在信中真正分享基督的本性及其所包含的神性的生命和胜利”，⁽¹³⁾即因信称义。

保罗·阿尔托依兹的《马丁·路德的神学》（段琦、孙善玲译，译林出版社，1998），这本专著神学体系严谨，注释和引文极为详细，认为称义是因信基督领受罪得赦免并由此得到义的转归和创造了新人使本身成为义这两者的结合⁽¹⁴⁾。2017年出版于牛津大学出版社三卷本的《马丁·路德牛津大百科全书》（“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是目前路德研究最全面和最高的成就，是牛津宗教大百科研究的一部分。比2003年出版的《路德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tin Luther”）更为翔实，关于“信”的阐释多达20多页。

研究路德因信称义的学位论文也非常多。近年来一些博士论文独辟蹊径，对因信称义有许多新的解读。试举三例：普林斯顿神学院的Anthony M. Bateza的《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社区：机构、诚实和马丁·路德神学中的美德作用》（“Becoming a Living Community: Agency, Honesty, and the role of virtue in Martin Luther’s Theology”, 2017）。这篇论文在为路德的伦理学辩护，因信称义否定了人因善行和美德称义，所以路德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美德的敌人，但作者认为因信称义与美德并不相悖，路德既批评了美德也利用了美德。

埃默里大学的L. Daniel Cantey的《无形的自由：因信称义与新教的恩典体验》（“The Freedom of Formlessness: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and the Protestant Experience of Grace”，2011），这篇论文讨论了律法和因信称义的救赎恩典带来的自由之间的张力。作者认为恩典将律法变成了无形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教会立法权威，恩典也将人性解放为一种强大而可疑的自由，造成了信徒之间的纷争和分裂。

杜克大学的David C. Fink的《因信而分：新教的称义学说和圣经注释学的信仰化》（“Divided by Faith: The Protestant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and the Confessionalization of Biblical Exegesis”，2010），作者从圣经注释学的角度细致考察了因信称义教义的出现，提出路德改革从1520到1540年代，关于称义的教导在信众的忏悔声明中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随着新的福音神学的出现，一套越来越精确的称义教义被采用。

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做出关于路德和因信称义的一些重要工作，包括冯梓琰的《信与爱：芬兰学派对路德的新诠释——读《芬兰学派之父曼多马文集：马丁·路德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5）、黄保罗的《马丁·路德研究的芬兰学派及其突出贡献》（《世界宗教文化》，2015）、刘光顺的《成圣路径内化的中西差异——以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例》（《宗教学研究》，2017）、张仕颖的《再思马丁·路德的称义思想——从《称义教义联合声明》来看》（《世界宗教文化》，2018）、孙帅的《马丁·路德论称义和运动》（《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和《没有本质的实体：路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世界哲学》2020年第2期），以及黄保罗的《“信”为什么在汉语语境里常被误解？》（《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4期）。孙老师前一篇文章认为，路德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概念，认为因信称义是罪人从罪到义的运动和整个生活方式，孙老师试图从哲学上澄清和理解义的性质与生成以及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他的后一篇文章则认为路德新教思想的形成伴随对亚里士多德及经院哲学的批判，矛头指向亚里士多德存在学说，孙老师认为在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中，上帝的存在不再显现于受造物的存在之中，而是隐藏于虚无和上帝自身的否定之中，所以路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是没有本质的存在。黄老师的论文角度很新颖，试图从系统神学分析法入手，参照希腊语原文和拉丁语神学发展史，用术语、概念、论证和前见系统分析法，分别探讨作为动词、动名词、名词、形容词和形容词的“信”，对“信”涵义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意图找到“信”被汉语语境误解的原因。

(12) 同上，第38页。

(13) 同上，第34页。

(14) 就此请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Baoluo Aertuoyizi[Paul Althaus]，《马丁·路德的神学》Mading Lude de Shenxue[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段琦Duan qi、孙善玲 Sun shanling译，南京Nanjing：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Yilin Press]，1998，第235页。

一、因信称义的五個神学来源

一些研究者在关于路德的论述中，大都提到两点。一、路德虽然开启了宗教改革，但毕竟是中世纪的人，其神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中世纪的特征和印记。⁽¹⁵⁾二、路德的改革主张并非首次提出，之前已有很多改革者做过各种努力。而路德只是适逢其时，因着他的宗教天才和使命感，提出新的神学与教会改革举措，对中世纪神学和教会弊端进行整顿。汉斯·昆在谈到为什么会有路德宗教改革时说：

路德改革所关切的东西几乎没一桩是新的。只不过过去时机一直不成熟。现在时候到了，需要的只是宗教天才来把这些关切汇总起来，诉之于文字并亲自去代表它们。路德正是反映了时代需求的人⁽¹⁶⁾。

学术界一般认为，路德对“因信称义”的阐释与几个重要的天主教传统和语境相关：（1）托马斯主义和司各特；（2）奥卡姆的唯名论；（3）德国神秘主义及相关的天主教虔敬；（4）保罗的《罗马书》；（5）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

1、托马斯主义和司各特

托马斯主义代表了对“信”的理解的理性主义倾向。“信”作为“在神的恩典所感动的意志的命令下，理智同意神圣真理的行为”。⁽¹⁷⁾以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经院神学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对“信”的理解有着比较强的理性主义，强调信（仰）是理性的行为，理智帮助意志在不完善的情况下确信真理。在托马斯对“信”的理解中，理智比意志和情感的作用更大，最终确认真理的是人的理智。在托马斯看来，对真理占有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认识论。托马斯主义代表的经院神学是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正统，天主教神学的波拉文图拉（Bonaventura）的方济各传统代表了迥异于托马斯主义的另一种对“信”的理解。

方济各会强调在信（仰）中的情感成分，认为“信”是“在悲悯的层面上，带着情感的确定性支持理智的确认”⁽¹⁸⁾。方济各主义影响了后来的司各特（Scouts）。司各特认为，在情感层面的“信”本身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实践的行为。在司各特看来，神学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司各特的这个思想对路德的影响非常大。路德始终认为，无论信仰亦或神学首先都是对神和真理的体验和实践，而不是对神和真理的认识。并且，司各特发现了“偶在”的概念⁽¹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把“偶在”与意志自由联系起来。“偶在”是人格与主体性存在的前提。黑格尔认为，路德提出人与上帝发生关系要求他的整个人在场：他的灵魂、他的心、他的感情，他的虔诚在场，他的整个人格和主观性才是他与上帝的关系中最重要⁽²⁰⁾。路德对“信”的内在性的理解开启了基督教对人的个体性的视角，尤其是人的人格性。

(15) 就此请参见林鸿信 Lin Hongxin.《觉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学精要》Juexing zhong de ziyou: Lude shenxue jingyao[Freedom in Awakening: The Essence of Lutheran Theology].台北Taibei：礼记出版社Liji Chubanshe[Rites of Passage Publishing House], 1998.第5页。

(16) 就此请参见汉斯·昆Hansi Kun[Hans Kung].《基督教大思想家》Jidujiao Dasixiangjia.[Great Christian Thinkers]包利民 Bao limin译.北京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1.第121页。

(17)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78.

(18)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78.

(19) 就此请参见潘能伯格Pannengboge[Wolfhart Pannenberg].《神学与哲学》Shenxue yu Zhenxue[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李秋零Li Qiuling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Shangwu Yinshuguan[Commercial Press], 2014.第123页。

(20) 就此请参见黑格尔Heigeer[Hegel].《哲学史讲演录》Zheueshi jiangyanlu[Lectures on Philosophy] (第三卷) (Disan Juan) [Volume III].贺麟 Helin、王太庆 Wang Taiqing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Commercial Press].1997.第378页。

2、奥卡姆、比尔的唯名论

虽然路德激烈地反对奥卡姆学派中的伯拉纠主义，但在奥卡姆（Occam）和其学生加百列·比尔（Gabriel Biel）与路德的称义学说之间却存在某种联系。路德在埃尔福特大学做神学生的时候，已读完比尔的《弥撒经阐释》（“Exposition of the Canon of the Mass”）。奥卡姆主义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上帝在此时此地的旨意。这强调上帝权能的绝对性。路德后来写道，“上帝因此必然照着自己的威严，行其所是。凭己意行做万事，我们与他毫无关系，他也不愿意我们与他有任何关系”⁽²¹⁾。汉斯·昆认为，奥卡姆和比尔对路德的影响除了强调上帝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还包括路德“对恩典的恩惠式的理解，以及上帝毫不因为人的任何缘故而通过自由选择接受人”⁽²²⁾。这与路德后来的称义观中上帝处于绝对的主动性，人处于完全的被动性之间有某种关联。路德的称义是完全被动的称义，上帝不会因为人的任何善行让人称义。这与奥卡姆与比尔的思想有某种暗合。路德在埃尔福特的唯名论老师也给予路德关于恩典概念某方面的教诲：即为了接受上帝的恩典，一个人需要“去做自己内在的事情”（“faceted quod in se est”）⁽²³⁾。这对路德转向信仰的内在性有很大的影响。

3、德国神秘主义（陶勒、苏索）

传统的天主教敬虔主义引发了在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路德的一场心灵危机，路德之后一直把苦修禁欲的修道生活看作是形式主义的事工，它并不能真正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但天主教敬虔主义灵修生活的内在性仍然给路德以极大的影响。受艾克哈特影响的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约翰尼斯·陶勒（Johannes Tauler）和亨利·苏索（Henry Suso）对路德最大的影响，是把“信”理解为“Gottesleidn”（“suffering of God”），即为了上帝而受苦。德国神秘主义传统继承了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Areopagita）的人走向神圣的过程是要受苦的思想，并且伴随情感甚至受难。这个思想被路德所接受，使得路德对“信”的情感性被动的起源有了明确认识。路德因此把一种对上帝的经验认识的生命形式理解为人与上帝关系的基本形象。路德在修道院的上司施道比茨把路德从自己的苦修寻求引向陶勒等神秘主义者，尤其是引向对受难的基督的信仰，对路德的称义观至关重要。路德1518年的《海德堡论纲》里提出的十字架和追随受难的基督构成了虔敬经验的内核，对路德来说，神学认知绝不仅仅意味着理性的把握，它同时意味着在感受当中经历。这是德国神秘主义带给路德的巨大影响。在《海德堡论纲》里，路德明确说若没有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律法只是害人之物（第24条）。路德这时已经意识到，基督会给人带来救赎的福音，但还没有论述“信”与基督及称义的关系。

其次，陶勒和苏索主张通过信仰的内在生活，藉着冥想和灵魂的静谧来与上帝相交。陶勒使路德领悟到善行和事工只能把人引向骄傲和虚荣，只有转向信仰的内在性，才有可能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神秘主义者不看中做弥撒或忏悔这些信仰的外在行为。文德尔班亦认为，对于德国神秘主义来说，纯粹的内在的属灵生活和效法基督受难是信仰最重要的内容，这种对外在宗教生活的漠视以及对信仰内在性的追求对路德的称义观有很深的影响。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里谈到：

(21) 同上；转引自WA18·685（AE33·139）。

(22) 就此请参见汉斯·昆Hansi Kun[Hans Kung]，《基督教大思想家》Jidujiao Dasixiangjia.[Great Christian Thinkers]包利民 Bao limin译.北京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1.第127页。

(23)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77..

信念、心灵纯洁，‘效法基督’，成为宗教的唯一内容。同意教义，表面的神圣善行，整个教会的世俗机构，似乎都是不关紧要的事，甚至反而是障碍，累赘，虔诚的感情超越所有这些表面活动，需求的只是自己个人内在的宗教生活的自由。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内在源泉⁽²⁴⁾。

4、保罗的《罗马书》和“上帝的义”

《罗马书》的1章17节、3章21-24节、3章28节、5章1节、10章10节的经文是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的圣经依据。罗马书1: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得生’”。⁽²⁵⁾罗马书3:21-24“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此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²⁶⁾

早在1513年，路德在奥古斯丁修道院讲解《诗篇》时已经注意到上帝的公义与人的谦卑而不是与善行有关。这是一个全新的解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路德在注释《诗篇》时写道，“当我们判断自己的公义更少时，上帝的恩典和公义在我们里面更加丰富了。我们越是谴责、迷惑和诅咒自己，上帝的恩典就越是丰富地流进我们的心里”⁽²⁷⁾。

从1515年夏天开始，路德开始讲授保罗的《罗马书》。通过每周两次的讲授，路德对保罗的《罗马书》开始有了深入的认识。学界一般认为，这时的路德对“上帝的义”的认识尚未成熟。但是，路德在关于《罗马书》1章17节的评注中，已经开始意识到“上帝的义”是使人称义的义，并且这是藉着对福音的信心而产生的。他在《〈罗马书〉评注》中写道：

因为神的义使人得救，并且在这里，通过我们不能理解的上帝的公义，上帝使我们称义。（因为）这是藉着对福音的信心而发生的。因此，奥古斯丁在《论圣灵与仪文》（“On 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第11章中写道；“这被称为神的公义，因为上帝把公义赐予人，使人成为义人”⁽²⁸⁾。

这段文字表明路德已经开始理解是上帝使我们称义，也就是说我们是被动地称义。上帝的义是赐予人的，是藉着信心被动地接受的一份礼物，并非人靠自己的行为而获得的。

在路德去世的前一年1545年，路德在其《拉丁文著作全集》的序言中有一段重要文字，是关于保罗的《罗马书》1章17节如何引领路德领悟到“上帝的义”与“信”之间关系的心路历程。

在那一年，我已经回头重新讲解罗马书、加拉太书与希伯来书之后，我对自己的解经技巧更有信心，陷入非比寻常的热情，想要了解罗马书。直到那时，阻碍我的，并非是不热心，而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讨厌“上帝的义”，根据所有当时老师的习惯用法，我被教导以哲学方式了解形式与主动的“义”，上帝是义，而且惩罚一切不义的罪人。——我因着狂热而困扰

(24) 就此请参见文德尔班Wendeban[Wilhelm Windelband].《哲学史教程》Zhhexueshi Jiaocheng[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下卷）（xia juan）[Volume II].罗达仁 Lou Daren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Shangwu yinshuguan[Commercial Press]·2007.第497页。

(25) 就此请参见《圣经》Shengjing [Holy Bible].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Zhongguo Jidujiao Sanzi aiguo yudong weiyuanhui[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of China]中国基督教协会zhongguo Jidujiao Xiehui[China Christian Council].南京Nanjing：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Nanjing aide Yinshua youxiangongsi[Nanjing Amity Printing Co.,Ltd.].2013·第168页；《圣经》和合本Shengjing Heheben[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国际圣经协会guoji shengjing xiehui[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2002·第266页。

(26) 就此请参见《圣经》和合本Shengjing Heheben[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国际圣经协会guoji shengjing xiehui[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2002·第269页。

(27)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78.

(28) Ibid, p.590.

的良心大大生气，尽管如此，不断地追问保罗，热切地想要明白究竟保罗要什么。最后，因着上帝昼夜不停的慈悲怜悯，我注意到经文的字句“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且“义人必因信而得生”，我开始明白，上帝的义就是义人得生的原因，是上帝的礼物，这就是说“上帝的义通过福音而被显明出来，这义是被动的赋予，慈悲的上帝通过信而称我们为义，正如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²⁹⁾。

这段文字表明，路德是从罗马书的关键章节领悟到“上帝的义”并非是与人相对的，来显明和惩罚一切的不义和罪。相反，“上帝的义”是赐予人的礼物，上帝的义正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给人赎罪的应许，让人因着信而称义，得着新的生命。所以，这个“义”是被动的赋予的，而非人靠自己的善行而得来的。“义”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礼物，是藉着人的“信”而得到的。

5、奥古斯丁的恩典概念

一些学者认为，路德最早的恩典概念是由一些公共运动形成的，包括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现代奉献 (“the Devotion Moderna”)、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和14世纪德国神秘主义⁽³⁰⁾，都对路德恩典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但是，对路德的恩典概念影响最大的神学家还是奥古斯丁。对奥古斯丁著作中的恩典神学的研读，使路德的恩典概念逐渐成熟。

路德很年轻的时候就研读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上帝之城》和《论三位一体》。路德对整个中世纪神学的影响非常大，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早期经院哲学、赫尔 (Hales) 的亚历山大和波纳文图拉的经院哲学，甚至在托马斯学派中的影响亦不可小窥。奥古斯丁对路德称义观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奥古斯丁让路德意识到人性的罪的深刻性，罪是背离上帝 (“aversio a Deo”) ⁽³¹⁾和自我扭曲的状态；二是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对路德的影响，这对路德的称义观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路德的思想与奥古斯丁神学的亲缘关系，即奥古斯丁关于罪和恩典的教导在1513年路德在奥古斯丁修道院时已经可以看出。路德在讲解《诗篇》的第1章第6节时，写道“其中包含了对奥古斯丁最特别的赞美”⁽³²⁾。路德受奥古斯丁的影响对《诗篇》的诠释中提到关于恩典的两个思想。一是谦卑在某种意义上是人领受恩典的前提条件，以此反对人积极的善行；二是路德认为恩典是一种“注入的恩典” (“infused grace”)，路德把恩典理解为注入谦卑的罪人心中的一种物质。

在1517年对《罗马书》1章17节的阐释中，受到奥古斯丁的《论圣灵与仪文》第11章对神的公义的理解的影响，路德开始意识到上帝的公义是藉着对福音的信心而发生的，是全然被动的义。在阐释《罗马书》3章21节的经文“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时，路德引用了奥古斯丁的一个很长的段落，以阐述律法与恩典的区别。在路德看来，律法是被赐予的，为了寻求恩典。后来，在1535年的《加拉太书注释》中，路德对于律法和恩典的区别的理解得到了更深的发展。

路德从奥古斯丁的驳佩拉纠派的著作《论本性与恩典》 (“On Nature and Grace”) 中，学习到“何为上帝的义”与“白白的恩典”。奥古斯丁在《论本性与恩典》中写道“可见上帝的义不在令人生畏的律法

(29) 就此请参见林鸿信 Lin Hongxin.《觉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学精要》Juexing zhong de ziyou: Lude shenxue jingyao[Freedom in Awakening: The Essence of Lutheran Theology].台北Taibei：礼记出版社Liji Chubanshe[Rites of Passage Publishing House], 1998.第82-84页。

(30)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87.

(31) 就此请参见拜尔Baier[Oswald Bayer].《路德神学：当代解读》Lude shenxue:Dangdai Jiedu[Martin Luther's Theology].邓黎明Deng Zaoming译.香港Hongkong：道声出版社Daosheng Chubanshe[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2011.第223页。

(32)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89.

的诫命·而在基督恩典而来的救助”⁽³³⁾。关于恩典是纯粹的赐予·奥古斯丁明确写道“然而·婴儿和成人没有它便不能得救的这一基督的恩典·却不是对什么功德的报答·而是‘白白地赐予的·因此才被称作‘恩典’。使徒说:‘因他的血就白白地称义’”⁽³⁴⁾。奥古斯丁说的很清楚·无论是作为基督的恩典还是人的称义都是白白地·也就是完全与人本身无关·是纯粹的礼物。

在关于《罗马书》第8章的评注里·受到奥古斯丁的《论本性与恩典》的影响·路德区分了“本性之光”(“light of nature”)和“恩典之光”(“light of grace”)。通过恩典的光照·人会更喜爱上帝和一切属于上帝的东西。但是·人的本性之光会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自己成为自己的偶像·构成“可怕的自我弯曲”。甚而·路德认为·“本性的智慧”(“the wisdom of nature”)“不是光·而是——更应该被称为黑暗”⁽³⁵⁾。十年以后·路德把恩典之光运用到一个新的语境中·在著名的《论意志的捆绑》中·路德将恩典描述为神启示的一种形式。路德有时也把恩典之光称为“福音之光”(the light of the Gospel)。路德把恩典之光称为“圣言和信心之光”(“the light of the Word and of the faith”)在路德看来·这种恩典之光“在走向结局的时候·实相本身和神圣的威严在它自己的光中显露出来”⁽³⁶⁾。

二、纯粹被动的称义:“信”是完全的赐予

路德坚定地认为·称义(justification)是“纯粹被动的称义”(“Sola Fide iustificari mere passive”·“faith alone justifies through pure passivity”)⁽³⁷⁾。这是因为“义”是神白白赐予的礼物·是神的恩典·与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人仅能凭着信心去领受。无论是“义”还是“信”都是上帝的恩典和赐予。路德的“纯粹被动的称义”的思想完全否定了当时的天主教弥撒仪式中人对上帝的献祭。因为在路德看来·人是无法靠着自己的行为立在上帝的面前的·无论他奉献的物品有多么珍贵·他的行为是多么的虔诚·这都不能成为人在上帝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的依据。路德对“信”的本质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当时天主教神学的理解·且对人在上帝面前的称义提出全新的神学见解。

1、“信”(“faith”)是什么?

吉哈德·艾柏林(Gerhard Ebeling)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路德对“信”(“faith”)的理解是其神学的关键”⁽³⁸⁾。对于路德来说·“信”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主题·他所有的著作或者清晰地或者隐含地分析了关于“信”的概念。路德对“信”的概念的讨论运用了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包括释经·系统阐释·甚至包括在叙事中。

在路德看来·“信”就是人全然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完全地依靠上帝的恩典。如同德语里关于“信”的习语“verlassen sich auf”(“leave oneself upon”),“信”意味着“信靠”·“放任不管”。这意味着人对自己的行为甚至品格完全没有一点凭恃和依赖·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和称义完全交给上帝。这意味着在上帝面前的称义·与自己做了什么完全没有关联·所以人所做的事在上帝面前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不能作为敬

(33) 就此请参见奥古斯丁Aogusiding[St.Augustine of Hippo].《论原罪与恩典》Lun Yuanzui yu Endian[On Original Sin and Grace].周伟驰 Zhou Weichi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Shangwu Yinshuguan[Commercial Press]·2012.第93页。

(34) 同上.第95页。

(35)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94.

(36) Ibid.

(37) Ibid, p.487.

(38)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77.

拜中对上帝的奉献。这是路德坚决反对的。路德强调信心与行为不能并存，不管行为的性质如何，是多么了不起的行为，都不能“心持两意”（王上18:21）。

路德的宗教改革的三大著作之一《基督徒的自由》出版于1520年的1月，虽然晚于同年的另外两部重要改革著作《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和《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却含有另外两个著作的神学基础，虽然只有短短30页，诚如路德自己所言“就其篇幅而言是一本很简短的书，但却包含着基督徒生活的总括”⁽³⁹⁾。这本小书开头即谈信心是什么。信心并不是非常浅易的东西，更不是德行之一，“信心是一道直涌到永生的活水泉源”⁽⁴⁰⁾，依据的是《约翰福音》4章14节基督对撒马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在路德看来，信心是人与上帝连接的东西，信心因此包含三种大能。第一个大能是“信”包含了基督徒所需要的一切，让人无需律法和善工就可以称义得救。第二个大能是基督徒的“信”会造成极度崇敬和信靠上帝，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上帝，上帝因而荣耀人的义。第三个大能是“信”使基督徒的灵魂与基督连合，成为一体，使人的罪恶、死亡和咒诅归了基督，而基督的恩典、生命和救恩便为人所有。《基督徒的自由》整篇文章都在阐述“信”，上半部分阐述真“信”究竟是什么，且对人意味着什么；下半部分阐述因着“信”人才可以做一切善行。

路德在《桌边谈话录》里亦谈到，自己过去对个人的努力修行仍然怀有期望和信心。路德说，一个天主教徒不可能理解“我相信罪得赦免”这个信条，他自己过去跟他们一样，也坚持人“与生俱来的正义”⁽⁴¹⁾。但是，路德在对恩典和“信”的发现中明白，这种个人对自己行为品德的依靠和信心，按约伯所说，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罪性。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里》谈到信心会带来对己罪的省查时写道，“你一旦有了信心，就会明白，凡你内里的都应在被责、定罪和咒诅”⁽⁴²⁾。因为保罗在《罗马书》3章10-12节里明明白白地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受奥古斯丁的影响，路德对人的罪性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看得很清楚。所以，称义的依据不在人的身上，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罪性，称义的依据只在于人对上帝的“信”之中。

2、“信”的内源性

在当时路德教会的人看来，一群人对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越严肃，他们对敬拜仪式的需求就越小。因为“精心设计的礼拜形式是一个对于那些不能满足于基督所规定的最单纯的信仰的一个妥协”⁽⁴³⁾。面对当时天主教会圣礼外表的浮华，路德坚称，圣礼和礼拜仪式“不是为取悦上帝而施行的工作”⁽⁴⁴⁾。《基督徒的自由》是路德对称义观在伦理领域的应用。在这篇文献中，路德明确指出“很显然，外在之事对造就基督徒的公义与自由或造就不义与束缚，是没有任何影响的”⁽⁴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源于路德把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属灵的人，是“内在的人”（“inner man”），一个是属肉体的人，是“外在的

(39) 就此请参见Thomas M. 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Vol.I · second edition, Edinburgh, T.&T. Clark · 1907, p.240.

(40) 就此请参见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Dillenberger, 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1962. p.52-53.

(41) 就此请参见《马丁·路德桌边谈话录》Mading Lude Zhuobian Tanhualu[The table talk of Martin Luther] .林纯洁 Lin Chunjie等译. 北京 Beijing : 经济科学出版社Jingji kexue chubanshe[Economic Science Press].2013.第143页.

(42) 就此请参见《路德文集1》Lude Wenji1[Luther's Collected Works 1].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编.Lude Wendi zhongwenban bianji weiyuanhui[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Luther Collection].雷雨田Lei Yutian、刘行仕Liu xingshi译. 上海Shanghai : 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anLian Shudian[SDX Joint Pulishing Company].2005. 第403页.

(43) 就此请参见Jaroslav Pelikan. Obedient Rebels: Catholic Substance and Protestant Principle in Luther's Reformation , New York: Harper, 1964, p.93.

(44) 就此请参见Lyndal Roper. Martin Luther : Renegade and Prophet · Random House, 2018 · p.152.

(45) 就此请参见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Dillenberger, 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1962. p.54.

人”(“outward man”)。路德也把内在的人叫做“新人”(“new man”)，而把外在的人也叫做“旧人”(“old man”) (46)。路德作这样的区分的圣经依据是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47) 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是因为路德认为，只有内在的人才能与上帝之道连接。上帝之道是神圣、信实、公义、和平及所有的善，只要人以信心信靠上帝，人的内心即内在之人就会与上帝之道连接，那么上帝之道的所有美善就会变成他内心的一部分。

反过来说，在路德看来正因为“信”只能主宰内在的人，根据《罗马书》10章10节所言“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所以，路德认为唯有信心可以称义，内在的人不可能藉着任何外在的行为和善行称义和被救赎。路德坚持认为，不管这些行为的性质如何，内在的属灵的人都与其无关。路德断言“没有任何善工能使人成为基督徒”(48)。

虽然，路德在理论的层面强调“信”的内在性，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路德的“信”却并非是纯粹的理念。路德的“信”的概念存在于教会和会众的社会关系中。从根本上，路德并不认为“圣言”(“the Word”)和对圣言的领受和感知仅存在于个人的阅读当中。路德在之后的教会改革文献《论公共礼拜的仪式》和《弥撒仪式》里强调圣言存在于公共宣讲福音(public Kerygma)即讲道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圣言存在于教会服事的形式中。路德在《论公共礼拜的仪式》(“Concerning the order of the public worship”,1523)中一再讲到在教会服事中，聚会和宣讲和读圣言的重要性。路德写道，“我们应该每天早晨四点或五点聚会，读圣言，或者是学生或者是牧师，或者任何人都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在早课时朗读”(49)。路德尤其强调教牧人员每天的服事和聚会的必要性。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尽管每天的服事不可能所有会众都参加，但是教士和学生，特别是那些希望成为好的教士和牧师的人，应该出席”(50)。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路德的“信”又具有外在制度性的特点。所以，路德在1523年开始教会改革时既强调“信”在个人信仰层面的主宰，又强调会众的“信”主要来自于在教会中聆听讲道，即圣言。路德并不主张，信徒的宗教生活成为一个完全内在的方式，一个人在无人之处与上帝相交，而是众信徒在一起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即教会，彼此在“信”中联合。

另一方面，虽然路德的“信”只是与内在的人相关，但从“信”的起源来看，路德的“信”并不能解释为领悟或者领悟成为救赎的意义。如果是这样，“信”的起源将会依赖于人的“释经的能力”。那么，“信”就成为人的一种理性的能力。这就完全背离了路德对“信”的阐释。路德的“信”从本质上来说是神的恩典，神赐予人的礼物，而非人自身的能力。

3、异己的义——纯粹被动的称义

路德坚持认为，“义”是上帝的恩典和礼物，是转归于人的，上帝藉着转归的义赋予人以价值。上帝的这个工作对于人而言是恩典和福音。这个“义”是藉着耶稣基督被赐予人的，所以“义”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并非是本性。路德关于“义”的看法与经院神学是完全不同的，经院神学认为，人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注入，本性中的“义”会一天一天地成长。这是路德绝对不能接受的。路德认为，人绝不可能因

(46) Ibid · p.53.

(47) 就此请参见《圣经》Shengjing [Holy Bible].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Zhongguo Jidujiao Sanzi aiguo yudong weiyuanhui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of China] 中国基督教协会 zhongguo Jidujiao Xiehui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南京 Nanjing :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Nanjing aide Yinshua youxiangongsi [Nanjing Amity Printing Co., Ltd.], 2013 · 第1页; 《圣经》和合本 Shengjing Heheben [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 国际圣经协会 guoji shengjing xiehui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 2002 · 第318页.

(48) 就此请参见 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Dillenberger, 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1962. p.56.

(49) 就此请参见 Luthers Works · Volume 53. edited by Ulrich S. Leupold,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5. p.12.

(50) Ibid, p.13.

着自己任何的努力和善工获得“义”，“义”是全然外在于人的，是“异己的”，只属于耶稣基督。所以，在路德看来，罪人的义并不是“一种‘主动的’的义，而是一种‘被动的’的义，只能去‘遭受’、‘领受’”(51)。“义”仅是因着“信”而带来的结果，而“信”是上帝的事工和恩赐。路德在《加拉太书》里清楚地谈到基督徒的两种义。第一种义是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信心，这是上帝的赐予；第二种义是因为上帝接纳了人不完全的信心，算作完全的义(52)。在这两种义中，人都是被动的一方，被上帝赐予信心和被上帝接纳不完全的信心而被称义。

在路德看来，因为信仰的起源是恩典和纯粹的被赐予，所以相应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被动的生活，这体现在人的信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对信仰主体的自我诠释、信仰体验还是自我认知，都是被动的。路德在谈“被动的义”时这样写道：

仅仅只存在被动的义——我们没有做任何工作，献任何东西给上帝，仅仅是接受和同意另一个人在我们中工作，即上帝”。因此，正当称义的义或基督徒的义是被动的(53)。

关于人在信仰中所处的被动地位或者说是被动性，路德有过很多论述。路德说“祂（神）把我们从我身边夺走，把我们置于自己之外。”这意味着，来自神的外在的义把我们的灵魂重新塑造了，使我们成为一个异于原来的自我的人。路德甚至更为直白地写道，“基督徒是纯粹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如果你不允许祂给予你，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Christianus est homo mere passives, non actives,— Si non sinis tibi dari, non es Christianus.”(54)）

正是因为人在信仰中是纯粹的被动者，所以路德认为，人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回应上帝的恩典。在路德看来，凭着信心去感谢和颂扬是在敬拜时人唯一可以做的回应，感恩和赞美上帝赐予耶稣基督作为人被赦罪的代替。“敬拜和礼拜实践与神学之间的相互联系是路德宗教改革的核心(55)。”路德所施行的教会改革是对人与上帝关系的反思，而不是对上帝本质的思考。而敬拜正是对人与上帝关系的一种表达。精神上的敬拜是活跃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仰。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敬拜就是信仰，因着“信”在敬拜中实现称义是路德教会改革的神学根基。

三、“信”造就了人：新的创造的开始

“信造就人”（“fides facit personam”，“faith makes the person”）是路德的一个强有力的主题。无论在路德的宣告中、忏悔中还是祷告中，都可以看到“信”是其中给人以力量的创造性来源。诚如戈尔维策所言，“信确实给人力量——用新的语言说话(56)。”“信造就人”的根本就在于，“信”把基督带入人心，即把上帝本身的圣洁、公义、仁慈、和平带入人心，使人心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存在。

(51) 就此请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Baoluo Aertuoyizi[Paul Althaus].《马丁·路德的神学》Mading Lude de Shenxue[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段琦Duan qi、孙善玲 Sun shanling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Yilin Press],1998.第230页；转引自WA39 I·447；WA40 I·41；LW26·4f；WA40 II,410；LW12·368.

(52) 就此请参见马丁·路德Mading Lude [Martin Luther].《〈加拉太书〉注释》Jialataishu Zhushu[A Commentary on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李漫波Li Manbo译.北京Beijing：三联书店Shanlian Shudian[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1.第88页.

(53)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87.转引自LW26:45.; WA40/I:41·18-21；cf. LW34:337；WA54:186·7.

(54)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88.转引自WA34/II:414·4-6；cf.20-29.

(55)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3,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30.

(56)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77..

1、人的本质在于信

路德在《桌边谈话录》里说“信仰是我们意志的实质，它让我们以神圣的本能依赖基督，最终的结果是它净化了心灵，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并带来罪的宽恕”⁽⁵⁷⁾。路德研究大家奥斯瓦尔德·拜尔（Oswald Bayer）认为，路德的“人因信称义”（*Hominem iustificari fide*）毋宁说是人论一个根本的问题⁽⁵⁸⁾。路德在1536年的《人辩》（“*Disputatio de homine*”）里把人的本质分为三个层面：一、人是上帝的造物；二、人这个造物自亚当堕落以后，被罪和死亡所辖制；三、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人得赎，改变被败坏的本质。路德提出信仰是人意志的实质，其前提他认为是人的受造本质已被彻底败坏。他在《海德堡论辩》的第2条里根据《创世纪》六章5、8、21节指出“人从小时候，他心中的每个念头都倾向于恶”。受奥古斯丁的影响，路德深刻感受到人的内心深处的恶是自己有时都无法察觉的。所以，路德“人的本质在于信”的观点是建立在对人性完全绝望的基础上，认为人不可能有真正正义圣洁的行为。

G艾柏林提出的问题非常有力：“是要按人的理性能力来界定还是按他对信的依赖？换言之，世界的存活应由人的行动所保证还是相信人在世上的存活拜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工所赐？”⁽⁵⁹⁾人的本质究竟是由什么来界定？在路德看来，人的存活是一种完全被给予的存活，生命的每一时刻，每一样东西都是被给予的。如同保罗在《使徒行传》里所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众人。——其实他离我们各人都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他”⁽⁶⁰⁾。因此，人的本质在于完全的信靠给予他一切的上帝。“信”是人与神连结的通道，也是属灵人格形成的来源。“信（作为一个神圣的工作）是在被动创世中藉着与基督的联合、合一和相交（*the unio、communio, and communicatio cum Christo*）的人的构成”⁽⁶¹⁾。

在路德看来，“信”是一种创生性的力量。路德多次谈到“信是‘活的’、‘伟大的’和‘运行不止的’事件（*Ding*），它不像‘颜色停留在器皿上一样’而在灵魂中‘休息’”⁽⁶²⁾。在根源上，上帝通过人的“信”不断地在造就人。人因着“信”不断地领受上帝的恩典和赐予，生命臻于美好。藉着“信”，人不再受自己的理性和意愿的支配，而是交托自己让基督来支配其生命。在路德看来，“信基督的人倒空了他自己，不再忙于他自己的工作，以使基督可以活在他里面工作”⁽⁶³⁾。1522年，即三大改革文献发表两年后，路德在《〈罗马书〉前言》（“*Preface to the Epistle of St Paul to the Romans*”）这样描述“信”：

(57) 就此请参见《马丁·路德桌边谈话录》Mading Lude Zhuobian Tanhualu[The table talk of Martin Luther].林纯洁 Lin Chunjie等译.北京 Beijing: 经济科学出版社Jingji kexue chubanshe[Economic Science Press].2013.第147页.

(58) 就此请参见拜尔Baier[Oswald Bayer].《路德神学：当代解读》Lude shenxue:Dangdai Jiedu[Martin Luther's Theology].邓肇明Deng Zaoming译.香港Hongkong: 道声出版社Daosheng Chubanshe[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2011.第191页.

(59) 就此请参见拜尔Baier[Oswald Bayer].《路德神学：当代解读》Lude shenxue:Dangdai Jiedu[Martin Luther's Theology].邓肇明Deng Zaoming译.香港Hongkong: 道声出版社Daosheng Chubanshe[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2011.第191页.转引自Gerhard Ebeling, Lutherstudien Bd.II/ 3,544.

(60) 就此请参见《圣经》Shengjing [Holy Bible].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Zhongguo Jidujiao Sanzi aiguo yudong weiyuanhui[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of China]中国基督教协会zhongguo Jidujiao Xiehui[China Christian Council].南京 Nanjing: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Nanjing aide Yinshua youxiangongsi[Nanjing Amity Printing Co.,Ltd.].2013·第154页.

(61) 就此请参见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tin Luther, Volume.1, Derek R.Nelson and Paul R. Hinlick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88..

(62) 就此请参见曼多马Manduoma[Tuomo Mannermaa].《曼多马著作集：芬兰学派马丁·路德新诠释》Manduoma zhuzuoji: Fenlan Xuepai Mading Lude xinquanshi[The Works of Tuomo Mannermaa as The Father of Finnish School].黄保罗 Huang Baoluo[Paul Huang]译.上海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alian Shudian[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8.第43页。

(63) 就此请参见保罗·阿尔托依兹Baoluo Aertuoyizi[Paul Althaus].《马丁·路德的神学》Mading Lude de Shenxue[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段琦Duan qi、孙善玲 Sun shanling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Yilin Press].1998.第248页.注释53; 转引自WA2.564; LW27, 332. WA8.6; LW13, 5.

然而，“信”是某种上帝使我们存在和实现我们的东西。它改变了我们，并且我们从上帝那里重生。约翰福音 1:13。“信”让老亚当死亡，使我们在心灵、思想和我们所有的能力上都变得截然不同；且把圣灵带给新人。哦，说到“信”，它是一种活生生的、创造性的、积极的、强有力的事物。它不可能不去做善的事情，无时不刻。(64)

在路德看来，信是一股上帝赐予了创生性的力量，是人生命的本质构成和新生命的开始。它是活生生的，如同一股源泉，彻底改变了人的老我，把圣灵带给人，帮助人建造从基督而来的新生命。这种新生命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2、信与称义

路德在1530年《奥格斯堡信条》的第四条《论称义》里简单阐释了称义的概念：

我们教会教导人：人在上帝面前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功劳或善行称义，乃是因基督的缘故，借着信，白白地得称为义，就是相信因基督的缘故得蒙恩宠，罪得赦免，他借着死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上帝在自己面前就算这信为义。（参《罗马书》三、四章）(65)

正是因为路德认为称义是白白被赐予的礼物，与自己的任何能力和努力都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路德把人的称义称为“纯粹的事物”（“*material pura*”），意为纯粹的上帝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理解，路德这样理解人的称义，也是完全摈弃了人潜在的行善能力，认为决定称义的基础仅仅只在于上帝的恩赐，人的工作不能参杂在其中。路德认为罪彻底败坏了人性，所以任何建立在人的工作上的称义都是不可靠的。

路德早在1518年的《海德堡论纲》中已经谈到依靠行为称义，会给人带来莫大的灾害（第10条）。《海德堡论纲》的1至5条都在谈人的善工与律法的局限性。在路德看来，律法只能使人知罪，却无法使人称义。（第1条）。2至5条对比了人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的不同，突出人之功的表面性和非真实性。在路德看来这是人之工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人之工无法称义的根本。路德认为，人如果不是对自己绝望，存着敬畏的心，转而完全倚靠上帝，不可能行善。荣耀神学家的错误在于想要从受造物中寻找上帝的奥秘（恩典），这只会使人变得骄傲。而真正的神学家（十字架神学家）则懂得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获得上帝的恩典。

在路德的称义观中，上帝因着人的“信”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人的罪，作为恩典，同时，也把耶稣基督作为礼物赐给人。在“信”之中，“基督的所有特性都是真实临在的，如公义、祝福、生命、力量、平安”(66)。信徒因被赦免了罪，并分享在信之中的基督的神性，而称义。芬兰学派的曼多马认为，路德神学的核心，即“人在信中真正分享基督的本性及其所包含的神性的生命和胜利”(67)。黄保罗老师认为，不同时期的路德对“信”的理解不同。“1518-1519年后，着眼末世论的相信和盼望未来才能实现的义与救恩 (*non in re sed in spe*)”，始让位于现在时态的救赎论，信不仅涉及未来希望，且如 *adhaesio* 是现

(64) 就此请参见 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John Dillenberger edited, 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62, p.23-24.

(65) 就此请参见马丁·路德 Mading Lude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文选》 Mading Lude Wenxuan. [Selected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 {Translation team of Luther's works} 译. 北京 Beijing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2003. 第55页.

(66) 就此请参见曼多马 Manduoma [Tuomo Mannermaa]. 《曼多马著作集：芬兰学派马丁路德新诠释》 Manduoma zhuzuoji: Fenlan Xuepai Mading Lude xinquanshi [The Works of Tuomo Mannermaa as The Father of Finnish School]. 黄保罗 Huang Baoluo [Paul Huang] 译. 上海 Shanghai :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lian 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2018. 第38页.

(67) 同上, 第34页.

存的拥有·是现在时主动式的(*fide ad praesentem effectum destinata*)”(68)。这样·藉着“信”与基督的联合成为当下每一时刻的称义与被救赎。

路德的称义观与天主教神学的根本不同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路德主张人的信心完全不在于人自身·称义是完全由“信”带来的结果。而在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里·称义是一个人成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督的公义赋予人·“使人连接到由教会圣礼带来的恩典灌注(*infusion of grace*)·由此不断地在义上成长”(69)。这也就是说·人是在接受神恩的同时·不断地以自己的行为与神合作·以取得公义·也就是称义。天主教神学的称义观虽然也强调恩典的灌注·但是并没有取消人在称义和成圣过程中的努力。这就给人的骄傲留有地步。路德完全不能接受·人自身的行为和努力在称义中可以占有一定的位置。

路德强调·人的“信”只能完全在神的身上·不能在于人自己·哪怕是最虔诚的善行。人的“信”所带来的只能是“悔改”。路德在写三大改革文献的前一年1519年写的《两种公义论》中谈到·在《诗篇》的许多章节里·“信”仅仅被称作“主的善工”(“*the work of the Lord*”、“上帝的权能”(power of God”)、“仁慈”(mercy”)、“信实”(truth”)·以及“悔改”(confession)”(70)。所以·“信”与人的善工没有任何关系·信是上帝的权能和对人的工作·体现了上帝的仁慈和信实·人在信心中的表现仅仅是悔改。

路德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称义观的第二个不同在于路德认为人如果“信”·自己是可以确知神恩。但是·当时以罗马教廷为主导的天主教会的神学却认为·没有人能确知他是否得到了上帝的悦纳·神恩是“为了我”的。1518年10月·路德在奥格斯堡跟教宗特使红衣主教卡耶坦论辩·卡耶坦即驳斥路德·认为“每一位领受圣礼的人·心中并未肯定他是否能够接受到恩典”(71)。路德认为这个教导把基督从教会中驱逐出去·限制了圣灵的工作·且折磨人的内心·因为人心里没有信仰的确定性。路德所尊敬的奥古斯丁认为·“一个人如果有信心的话·他自己会清楚地知道”(72)。但是·当时的天主教会否认这一点。在天主教会看来·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站立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是极其狂妄的。而路德却坚持认为·一个基督徒是应当确知自己是站立在神的恩典之中的·但这不是从人的自身的价值来看的·而是从因为信基督所成就的美好来看的。

信及随之而来的称义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善行。关于信与善行这个教义学与伦理学的先后顺序·与《基督徒的自由》同年出版的《论善功》(1被认为是新教的第一篇伦理文献·在这篇文献中·路德明确把信置于善行之前。在路德看来·信是善行的源泉。路德又把善行(善功)称为“外表的人”(73)。

结语

本文试图梳理路德因信称义教义的几个神学来源·运用了目前最新的路德研究的文献资料细致阐述和分析了“信”和“称义”的一些本质属性以及信与称义之间的关系。路德通过自己的经历·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通向上帝的道路：因信称义。

(68) 黄保罗：“信为什么在汉语语境里常被误解”·《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4期·第154页。

(69) 就此请参见卡尔·楚门Kaer Chumen[Carl R. Trueman].《路德的人生智慧：十架与自由》Lude de Rensheng Zhihui:shijia yu ziyou[Luther on the Christian Life:Cross and Freedo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第76页。

(70) 就此请参见Martin Luther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John Dillenberger edited, 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62, p.88..

(71) 就此请参见《路德文集1》Lude Wenji1[Luther's Collected Works 1].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编.Lude Wendi zhongwenban bianji weiyuanhui[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Luther Collection].雷雨田Lei Yutian·刘行仕Liu xingshi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anLian Shudian[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5.第221页。

(72) 就此请参见 马丁·路德Mading Lude [Martin Luther].《〈加拉太书〉注释》Jialataishu Zhushih[A Commentary on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李漫波Li Manbo译.北京Beijing：三联书店Shanlian Shudian[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1.第140页。

(73) 就此请参见马丁·路德Mading Lude 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文选》Mading Lude Wenxuan.[Selected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 {Translation team of Luther's works}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3.第16页。

路德认为，“信”是一种活泼的新生命的来源，人“藉此不断地心灵投靠上帝”⁽⁷⁴⁾，接受上帝的恩典和应许，整个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欢悦。是路德发现了上帝不仅是通过律法惩罚罪人的上帝，也是赐予恩典、安慰、怜悯和祝福给那些相信的人的上帝。罪人藉着信因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被赎罪，成为义人。路德对福音的重新发现改变了民众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使那些恐惧、悲伤的心灵因着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和“信”重新焕发生机。

路德的神学重建与他的人生境遇息息相关。其神学是为了解答或解决他所处的历史情境下的问题而产生的，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宏大的神学体系而建立的。所以，路德的新神学与他的教会实践和改革是紧密相关的。他所有的论著都是建立在神学实践而非冥想的基础之上。无论是从历史事件的角度，还是从其思想的角度，路德都是一个力图开启新天新地的人。

(74) 就此请参见马丁·路德Mading Lude.[Martin Luther]《路德选集》Lude Xuanji[Selected Works of Luther].徐庆誉、汤清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第5页.

English Title:

Luther's Reformatory Discovery: Justification by Faith

ZHAO Weir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Email: 15110160024@fudan.edu.com; Tel.:13671563878

Abstract: Luther saw from his monastic ascetic experience and the corruption and external ostentation reflected in the sacramen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t that time that Catholicism had not solved the most critical problem – “How can man continue to stand before God”, that is, the question of why humans can be justified.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is regarded as the cornerstone and yardstick of Luther's entire theology, the “sun that illuminates God's Holy Church,” and is concerned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tire church. This paper comb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Luther's Reformation and the five theological sources of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expound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faith” and “just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th” and “justification”, and intends to mak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Luther's cor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by using the current relatively new literature.

Keywords: Luther; Justification by faith; Romans; Faith; Grace